永樂宮文物亮相四川博物院

125件珍品解碼八仙故事

「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」，今年暑期上映的國產動畫電影《八仙！》，以獨特視角將大家熟知的八仙故事搬上了銀幕。根據史料記載，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在歷史上確有其人，如今山西省運城市芮城縣永樂宮的源頭就是紀念他的呂公祠。現正於四川博物院展出的「觀妙入真——永樂宮的建築藝術與傳承」展覽，以125件（套）涵蓋建築、壁畫和雕塑藝術的精美文物，提供了解讀八仙故事的另一個角度。

掃碼睇片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



◀「重修三清殿工畢」銘文磚為三清殿的一塊地磚，遷建時發現有文字信息而專門保存下來，實屬珍貴。



●1:20等比例縮小的永樂宮三大殿建築模型讓人可以想見其宏偉。主辦方供圖



◀三清殿藻井團龍採取鏤空木雕數金，龍體凸起類似浮雕，金光閃耀。主辦方供圖



◀三清殿琉璃正脊與鴟吻均為元代燒製原件，是展覽中體量最大的文物，代表了元代琉璃藝術的最高成就。主辦方供圖

據悉，今次展覽是永樂宮歷次巡展中文物品類最豐富的一站，還首次系統展示了永樂宮1956年至1965年這十年的遷建資料，並透過三晉文脈與巴蜀文明的深度對話，讓觀眾得以領略文化遺產的世代傳承，感受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。

全景呈現傳承脈絡

作為中國現存規模最大、最完整的元代官式建築群，永樂宮與北京白雲觀、陝西重陽宮並稱為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。「永樂宮並非一次性設計建成，而是跨越了全真教從鼎盛、低谷到貴盛的複雜歷史周期，歷經一個多世紀才陸續營造完成。」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建築歷史與理論研究所副所長李路珂博士表示，永樂宮的尊像、壁畫與建築裝飾共同構成一個完整場域，其結構本體、環境景觀、彩畫裝飾、壁畫圖像、器物陳設及文字紀錄均保存了豐富的始建時期的遺存。「多角度剖析各要素設計背後的等級或象徵意義，以及其與空間之間的關聯，將大大加深對古代宗教建築設計思想的認知。」

展覽策展人、山西省古建築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副院長安海導覽時表示，今次展覽以三大板塊展開，「煌煌巨製」板塊以元代道教文物與永樂宮建築遺存為核心，串聯起永樂宮營造的完整歷史脈絡，全面展現元代官式建築的營造法度與藝術風貌；「遺珍重光」板塊集中展出永樂宮遷建工程的一手檔案史料，完整呈現新中國首項大型不可移動文化遺產的遷建工程全貌；「巧凝造化」板塊通過建築構件、彩塑殘件、壁畫3D復原等展品，系統解讀永樂宮壁畫與彩塑中的傳統工藝技法，展現元代建築彩畫、彩塑與壁畫的藝術水平與歷史價值。



▶遷建過程中，重陽殿鴟吻內部發現了珍貴的宋金時期道教經卷《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》。



▼漢白玉呂洞賓及書童造像栩栩如生。

走進展廳，漢白玉呂洞賓及書童造像栩栩如生，分外吸睛。主尊呂洞賓身着道袍芒履、頭戴純陽巾，袖手端坐，形神俊逸，融合了隱逸神仙和全真祖師雙重形象。兩位書童分別手捧籤盒、手捏子午訣，其中一位還背着青鋒劍，只是劍把已經斷掉。

「這是全國目前罕見的等身呂洞賓造像，高逾1.3米。這組造像原為九峰山純陽上宮所供奉，1942年純陽上宮毀於戰火，遺存的造像才被移往永樂宮純陽殿。」安海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芮城縣永樂鎮相傳為呂洞賓誕生地，唐末已建有呂公祠。隨着全真教不斷發展壯大，元代全真教大師宋德方率先倡議修建宮觀，後由潘德沖主持營建，該宮觀最終獲朝廷賜名「大純陽萬壽宮」，因位於永樂鎮，世人稱之為「永樂宮」。



▲永樂宮瀝粉貼金工藝泥塑殘塊

展覽中的各種石碑拓片、公據文書等展現了營造過程，比如「《有唐純陽呂真人祠堂記》碑拓片」主要講述呂洞賓生平及成仙事跡，還記錄了永樂宮1244年戰火受損、1324年重刻增補修建等內容；「重建大純陽萬壽宮之碑拓片」詳細記述了永樂宮在呂祖祠基礎上營建的始末，可知唐代當地民眾供奉呂祖的情況。

安海特別提及兩件文物——「重修三清殿工畢」銘文磚和潘德沖石槨前蓋板。前者刻有文字「大朝中統四年九月廿七日重修三清殿工畢 道眾三百書」，佐證三清殿完工的確切日期。後者線刻了一幅戲曲樓閣圖，四名雜劇演員正在戲台上表演，下層遊廊處有侍從雙手捧物、相向而立。「這反映了元代雜劇表演實景，已被錄入中國戲曲史相關教材。」

元構件為後世研究供佐證

如果說百餘年營建寫就永樂宮的誕生史詩，那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整體遷建，則開創了中國文物保護的傳奇壯舉。彼時，為治理黃河水患，三門峽水利工程立項籌建，永樂宮原址恰好劃入水庫淹沒區，鑒於永樂宮在美術史、建築史、宗教史上的重大價值，決定將其搬遷保護。

中國古建築的整體遷移在當時無前例可循，自1957年起，由數十名專家、技術人員與600餘名工人組成的遷建團隊，跨地區、跨部門、多行業合作，經過勘察、測繪、設計、選址、臨摹、加固、揭取、遷運、復建等過程，歷時10年將永樂宮整體搬遷至原址20公里以外的古魏鎮。

今次展覽專門回望這段歷史，展出了測繪工程藍圖、遷建時的往來公函、壁畫修復實驗報告等珍貴檔案史料。遷建過程中，以祁英濤為代表的專家提出「存真」理念，為保護珍貴的元代原件，用製作工藝嚴謹的復刻構件替換原始構件。展覽中，來自三清殿的藻井團龍、前檐當心間闌額、琉璃正脊與鴟吻以及重陽殿鴟吻等原始構件，為後世研究提供了實物依據。

其中，長約17米的三清殿琉璃正脊與鴟吻是展覽中體量最大的文物，代表了元代琉璃藝術的最高成就。記者在現場看到，兩端的鴟吻施孔雀藍釉，呈巨龍盤曲的形態，張口吞脊、怒目圓睜，造型威猛而富有動感，近看還塑有胡人獻寶、風伯、雨神、流雲等紋樣；正脊則以黃、綠、藍三彩為主，各種花卉、祥禽與龍鳳彼此穿插，南北呼應、東西對稱，華麗而有秩序。安海表示：「這是全國體量最大的可移動元代琉璃正脊及尾獸，其中的孔雀藍琉璃燒製配方至今仍未完全破解。從巨大體量、複雜造型到構件之間嚴密而自然的組合，體現了元代工匠在製胎、塑形、施釉和安裝方面的高超技藝。」

同樣來自三清殿的當心間闌額則是元代小木作中的上乘精品，集木雕、彩畫、懸塑於一體，採用施彩、瀝粉貼金工藝，塑造了元代流行的龍穿花卉題材。闌額上的龍有鮮明的元代特徵，頭部扁小、嘴唇尖俏，頸部細窄至腹部逐漸加寬，四肢與龍爪關節骨感突出，呈現出強烈的動感。

單獨陳列的重陽殿鴟吻是另一件傳奇文物，1959年遷建重陽殿時，文物工作者在其內部發現了珍貴的宋金時期道教經卷《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》，也在今次展覽中同期展出。這卷經書只存下半卷，發現時為麻紙包裹，紙上題字「此經殘卷出於重陽殿屋脊西大吻之內」，卷尾所題「副提點完彥大師韓大師……」與永樂宮保存的「大朝重建純陽萬壽宮之碑」碑文中內容相脗合，實物、人物、建築年代三方互證，為永樂宮營建過程提供了重要佐證。

川晉文脈「對話」

永樂宮是中國現存寺觀壁畫中規模最宏大、題材最豐富、技藝最高超的典型代表，三清殿《朝元圖》等壁畫作品被譽為中國寺觀壁畫的巔峰之作。今次展覽中，3D打印的《朝元圖》展現出中國傳統人物畫線描的高超成就，讓觀眾切身感受到永樂宮壁畫的恢宏氣勢。

而其他3D打印壁畫則讓觀眾看到了不一樣的八仙故事解讀。導賞員告訴記者，八仙以組合形式出現，最早可追溯至元代，但形象並沒有固定。直到明代人吳元泰寫《八仙出處東遊記》，為了把「男女老少、富貴貧賤」湊齊，加入在南方流傳較廣的何仙姑，「八仙」組合才最終固定並流傳至今。

展覽中來自純陽殿的《八仙過海》壁畫忠實記錄了「八仙」組合的早期面貌——開闊的海面上，八位仙人一字排開，各自腳踏法器浮游於波濤之上，其中有身着綠袍的徐神翁，卻少了大家熟悉的何仙姑。其珍貴之處在於留下了八仙傳說在民間流傳過程中珍貴的演變痕跡，也體現出全真派在創建自己的神仙體系中融合民間信仰的過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作為永樂宮巡展走進西南地區的重要一站，今次展覽特別融入川晉文化交流對話內容。展覽通過永樂宮與四川閬中永安寺建築構件的對比展示，直觀呈現南北古建築營造技藝的地域特色與技術交流。同時，策展團隊也展示了成都站獨有的學術新發現——四川新津觀音寺、平武報恩寺、蓬溪寶梵寺等寺院壁畫上，均發現仿截金圖案的繪製。展廳中，永樂宮的元代截金殘塊與四川明代仿截金壁畫遙相呼應，讓觀眾看到截金工藝的表現形式在明代仍被民間工匠借鑒與傳承。

香港藝術館展出逾200組珍藏 展現竹刻藝術與文人匠心



●展覽現場 記者張夢薇 攝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張夢薇）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、香港藝術館籌劃的「竹墨之間——華萼交輝樓藏品捐贈展」，現於香港藝術館三樓中國文物廳舉行，展期至2027年4月7日。展覽精選本地收藏家何孟澈醫生捐贈的「華萼交輝樓」藏品約200組，涵蓋竹刻、木刻、書畫、拓本及紡織珍品，透過傳統工藝與當代策展手法，呈現中國竹刻藝術的文化底蘊，以及文人、藏家與工匠之間的藝術交流。

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莫家詠介紹，何孟澈醫生今次共捐贈逾340項藏品，不僅是自1985年以來香港博物館界所獲最大宗的竹刻捐贈，更填補了香港藝術館館藏近代竹刻的空白。是次展覽以「竹墨之間」為題，既點出竹刻與書畫墨韻的相通之處，亦呼應藏家「華萼交輝樓」齋號所寄託的文化情懷。展品年代跨越明清至近代，品類豐富，包括留青筆筒、竹根圓雕、木刻擺件、書畫扇面、碑帖拓本及紡織品等，全面展現竹刻藝術在不同時代的風格演變與工藝成就。

展覽一大特色，在於呈現何孟澈不僅是收藏家，更是藝術創作的參與者。是次呈現的展品中有不少由何醫生親自構思設計、委託工匠製作並監造，體現其獨特的鑑藏之道，即收藏不止於擁有，更在於與工匠對話、共同完成作品。這種文人與工匠之間的協作關係，正是中國傳統工藝史上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，亦為展覽增添一層當代策展視角。



●摔跤人物竹雕 記者張夢薇 攝

在展陳設計上，展覽運用動態燈光與虛擬竹林沉浸式裝置，營造竹影婆娑的觀賞氛圍，讓觀眾在現代展廳中感受傳統竹刻的文人意境。場內並設教育角，觀眾可親手拓印展品紋飾，體驗拓本工藝的趣味，加深對竹刻紋樣與刀法的理解。